石笥山房集

石笥山房文集卷五

山陰胡天游雲持著

雜著

朱雲贊

漢炎如爓陰族來熸之佞臣託焉若家督之輔盜也屋社成竊新作漢璽奪威斗握煌煌高文當夜而唶愼堅冰履霜漸成師張盩一言喪邦孰禦其不祥顚借上方鹿角豈足折狐狸當道有憤其烈龍干未從若奸膽乃裂嗚呼去古逾遠世鮮直節磨兜勿言雌口有鉗鳳鳴諱問蚍𧎬紛紜顚倒失貞噩噩若夜非

子游者安使山岳為之震海水為之激檮杌為之卻
鵾鵯為之伏日月回既昏之光宇縣復不死之氣贊
曰
平陵大夫魯國男子始以俠聞卒用忠毀漢檻勿易
直道彌旨靦倿臣首不若一馬悠悠千祀誰繼友者
怵空劒橫想壯音采

讀司馬相如傳

夫良璧有考財千金之價輕隋珠少瑩而照乘之光
淺士具百行虧之則傷才雖十倍珷之莫掩丹華而
亂窈窕君子其猶惡之芍藥以贍消瀆風人固云勿

尙許臧愍稱其高節不登孌童之牀楊忠襄愧污僞門乃毀冶容之服曾廻車于勝母罷卻樂于朝歌相厥所以有由然也特夫士有尙奇人矜豔韻五君孤女方回獨公不疑無兄遂云竊嫂一日所爆千載藏之故君人之短長誠未易而說也長卿風流奇士肅臧英人觀其慕藺爲名游梁不屑終歲寂寞從容著書當爾之時雖子雲淸淨無以過也且世祖雄才玩習羣下公孫儒者直等發蒙大中辟戟猶云俳畜而文園吏隱優游獨遭雅重禮數之隆卽不如汲黯乎實遠過張湯矣甯喏子虛豪賦發歎異時或亦夸貞

谿間足以取資而自東都以還競相談記瓚諫獵之舊章羨彈琴之新歌擬瑣語于稚川咏茂林之聘妾將其作達甚乎幼輿放跡過夫阮籍好色儕于端木穢行軓似興公誄彼芬芳証當爾乎蓋褚少孫班蘭臺謬之于前而楊秘監洪侍郎辨之于後可謂出搖瑙于污脂濯文錦于負肆旨哉其有鑑乎其與夫致歎揚雄未嘗投閣者固不可同年而語也

跋絳守宮園池記

宗師之文特奇澀不可作凡短語後世論唐時文最奇者曰孫劉元杜視宗師或勿若也雖韓吏部猶極

稱道之今觀所爲絳守園池記佶倔聱牙非甚詳解
卒不可得讀自宋歐陽氏之徒出雜相詆訶今夫終
日飽粱穀而卻鳳九不可爲善味終日聽鐘鼓而廢
韶沂不可爲善樂必知九肋之美異牛鐸之響則公
子方柴指于鼎中荀氏且旁皇于衢路矣宗師所著
魁紀公春秌集傳與他書皆不傳獨傳是記與絳州
越王樓詩序元和中記刻于絳州後刺史以宗師故
其園池者雖屢廢亦屢葺焉顧于記所云云已盡失
其舊求故所刻石觀之已鐘滅消磨而不可得噫絳
爲郡古矣前後刺史數百輩或飾臺榭娱觀眺要無

有間者獨以是記而終之園池至今且屬于宗師予既珍愛其文方且惜其見于人者少又懼其辭之古而不悅于世或遂併棄之以與刻于石者之同其泯沒爲可歎也亟錄而藏之以待夫士之好奇如段成式黃晞者云

書周遇吉傳

遇吉歿且百年其爲人稱道至今勿絕然考當世所以歿者傳說各不同予至甯武得榆次人王瑀所作節錄補閒一篇謂李自成急攻城語守陴以周遇吉獻否且屠遇吉閭之乃使人縋己城下見自成大駡

竟爲賊磔殺及問其故老言往往與珻合于是知珻之可信其書事直而不掩而近世傳稱遇吉徒步巷戰被矢若蝟爲賊懸于竿射殺之者之陋且妄而無足觀也且忠一也有爲之而得其至者有爲之而不得至者遇吉武人能不惜其殺以身麋賊誠壯且勇惜其未能審乎義之不當出爲忠而不得至是其所以爲武人也李光弼與史思明戰常置短刀靴中曰吾國之三公不可殺賊手觀光弼之事可以論遇吉矣使其知膂武之故不可守引兵而東據險遏賊令毋犯京師上也不得已而守城破自殺又不得已或

城破見執以夾其猶畋殺而光明柰何賊未入守未潰遽自縛以授哉予是以未嘗不哀其死而尤悲其失也

書趙萬全事

明莊烈帝時會稽人趙應麟者爲書生貧不自得挑教授去游北方與其家約幾年當復還後絕無有間知其所者應麟有子萬全始二歲依母丁以居及年十許問父何往返今爲何在也丁持萬全泣曰兒知憶爾父安使爾父誠得歸來撫汝乎萬全遽大痛曾飲臥夢若不甘者至十九請于丁願出求父丁勿許

萬全曰毋固憫兒獨兒去無奉母者雖然願即行勿顧時月幸必以父還始應麟困敝甚走之京師冀以獲官資久客益流落挫忤崇禎末大盜入國都天下潰沸干戈棘道路客游者多不得歸應麟自唶意失竟轉徙趙代之間以疚棄其家二十年矣萬全既獨行求父邐淮南北環齊魯秦豫返燕薊嘗數日乞不得食裂跗乳血髮肉脫易朽然如斷稽然終已不遇心疑應麟疚覯骸骼之殘委溝野者劙膚血滲之豎不入乃捨去復號呼于塗萬全之始出也懼己不省父狀取牘書應麟鄉里名氏年歲張于背以行久之

乃至馬邑馬邑故山西邊萬全旁皇邑中不得去張文義者縣人也聞之歎曰豈爲趙君兒乎急走來視誦所負櫝且契文義遇萬全過我過我勉具客我幸識而翁昔以自兵中稱何從來五十餘日顧已髦卽無所寄食窮歸我嘗爲我主書方且哀其旅次也而柳封之手樹之柳亦拱于原得示予矣萬全聞言擗地哭奔之隴所仆絕不能起已太息曰吾初誓求父生迎使還天實靳毒予雖然困甚不安于藁痛君罪腰脊庶招魂魄歸猶或少解吾毋覓裹廱骸骨步負以復于其家馬邑人相聚勸少留之不可萬全既歸

極勞勤養其母母亾舍于墳三年以康熙乙巳歲卒後四十年大官有廉其事者表萬全異孝為祠之廟琢石旌其門

書侯振東

振東肅寧人家貧去為縣卒事令安懋修懋修治好猛或杖人于色厲傷不可數怒扑不可如故懋修陰與之振東短眇視若匹特負膽勇能人所不敢雖賤隸乎常吒唶思因事自立明之亾也河北盜賊動數千一日合攻肅寧九易其小先播語守者城破且屠城中人多恐獨振東進說令日此喝我也當固守與

檄修意合卽日部衆拒賊城東北隅守弱振東請當之望見其渠坐馬上振東私計賊視守卒數倍係否不可知莫若先擊殺渠園且解使走白令手礮擬渠礮炸傷振東股股折或勸其已恐不可再發果中渠渠糜餘立奔賊城中出追賊斬數十人令以此言多振東方厚賜之然賊去未兩日而振東竟死謂其人曰礮反激時吾所忍必不仆而必再舉者欲誓殲賊以全吾城故也

書李晉福

李晉福者事景州諸生趙邅譜爲僮崇禎中大兵

入塞破幾南郡縣略地至景州晉福方隨遵譜行野
外倉卒被擄去家人未知也去數日晉福潛自兵中
還言狀遵譜家皆痛哭旋呼晉福已不知所之意其
亾去也後三歲遵譜忽自歸家人且歡且愕以問遵
譜皆晉福所爲晉福初以被擄告其家卽從遵譜出
塞外備歷危甚遵譜初見俘時本乘馬馬爲人奪與
晉福徒跣行居塞外久之有騎過遵譜識爲己馬直
奪之騎者怒拔刀砍遵譜仆地流血幾殆晉福負歸
土舍中求藥裹創僅乃獲愈遵譜性憃負氣不能爲
人下晉福戒曰若此且速禍當忍俟之脫可得歸縱

不然猶幸免爲人戮而尙欲如家居態乎兩人在兵中日諠習其弁校試問晉福晉福詭言遵譜吾弟也兵中嘗呼遵譜有所役使晉福輒曰彼小弱不任爲代遵譜役兵中旣多喜晉福者後稍弛其防晉福乘閒乃遣遵譜亾歸竟得至家遵譜歸一年晉福亦逃入塞見遵譜持相泣也遵譜詒于當時無晉福者擄去久矣晉福崎嶇不顧患難去亾以從遵譜卒能全而脫之而己亦免焉彼所謂古烈丈夫之風者邪

書王孝廉詩後

久可詩與爽致適似其爲人久去鄉國羇旅以老顧

意猶甚壯自古軼俗之士往往不能達命而身以驕乎其間方唐熙中福州李相國頗好推汲从可于時居門下拾科第頗易然竟勿得晚舉京兆眉須皓白又十有三年已八十貧不得已尚思進士舉嗟乎李相國時距今不過三十載事勢殊異有不可勝舉者从可杯酌氣熱每為客道感喟參嗟足振目撫顧獨不能忘情于其詩以為是固有在乎窮達得失之外者予然後知其有所自得不伸乎命而伸乎己彼其克然具者夫孰能詘之

士相見義

天下始易合者常若可悅而不知其不可久始難合者常若煩曲而持之可至于終身君子于世必無予然下與人接之理也與人接矣斷斷然守其廉隅謹其文與辭若甚重而不可輕而不可以為固者曰物不可以苟合苟而後易生焉未有不敗者也若是者其何以久吾于士相見之禮知聖人之意之深將進天下于君子使相與于義而相從于道也今夫諸侯之見天子卿大夫之見諸侯兩國之君朝聘相見擯而請焉贄幣而交焉為其禮之不可已也至于士則朋友之職耳非其庠序鄉習之人即其等夷同伍之

矯然且非介不通非贄不接辭讓揖拜至于再三非其爲僞度以爲迂闊無當者之所爲聖人顧嚴爲之制必不使去者何也天下衰薄茍且之端皆起于人之相狎而情之相瀆狎與瀆其初非不甚親漸而忽漸而離漸而愈離焉今夫閭巷之徒市井之鄙細名姓未相習猝然成交往來相逐未幾則疾如寇仇爲同類矣合不以道而無義以固其中也聖人知狎與瀆之不可故明之以禮使謹其交與辭則不敢茍矣守其廉隅則難親而有所自持矣有所持而不茍上與士之交久必相敬矣士與士其交敬且久必以德

義相砥切偲偲匪碎者無由而至矣且夫聖人之意固非獨如此而已也聖人以為今日之士即他日之公卿大夫也惟以禮養之漸而守使固使知夫緣習之人等夷之伍苟非禮尤不可接況不以禮而輕見諸侯奔走卿大夫之家者乎士相見之禮日行之于身而非其甚重者也苟或失之尚且不可況違冒姿進以徼倖功名之階乎是以古之君子從其致服其度其于交未嘗姿且多其始之難也終合而愈固而朋友之節不衰于仕也必由其道退易而進難其立乎朝廷也亦無改乎羣而不黨之美及乎後世士相

見之禮既廢不行戰國游說之徒上書僥王盜取富
貴主漢東都末以浮譽相尚聲類相增應徒步千里
而會者或數萬人而黨錮之禍起焉嗚呼道衰而禮
失禮失而弊彰弊彰而害起然後知聖人之制不獨
進天下于君子且逆知其事有所必至而以防害也
害不可極卽何不以禮而禁而止也

[illegible][illegible]

歲壬寅中央土齊魯之境熅𤆵螣生叢于隴者若海
之出負蝂于乳者如子之襁母乃翼乃身鼓響騣霤
然浴土毛以爲廓也州邑大夫[illegible]于合脩鄉里之戶

躬出而討之其行殺也律于磔叛寇翦怨敵族阬無
遺于焉從役平東西燹赤縣蹈爍折枉位者或吁曰
天之心也仁志生物不志殺物令氣滋不和要積慘
恣戮以謀矯勝唯盡蝗必致愈災盡赦厥餘召天以
休祈克符帝衷庶微後穰解之日天以愛人爲仁微
厲人爲仁以滌不仁爲仁微畜不仁爲仁且舜爲悅
口戕人而砍凶者以仁式刑武王未嘗手擊君而鉞
虐者以仁鑄兵向舜不明法武王不斷伐是以天下
樂奉賊而忮覗其殘齒也且饕祿者刑政蓄咎慾以
招旱蝗又吝歎㞢卹恩假說以貽黎之凶其仁乎其

不仁乎

命說

僕居京師或愛僕者曰東肆有工能以命辨人吉凶短長指貧祿約窮若鑑鑑然吏決獄瞭莫遁而咸勿易也他日又至曰嘗試卜乎王公貴人四方來者咸往請斷得一言子何樂自失僕告之曰若知所謂命乎始生而然以爲人之約窮貧祿也古稱聖賢猶不免焉本乎天生乎地物之數以萬莫不有造化定吉凶木生而斷之土埏而埏之爲屋爲舟車爲樽爲薪爲瓦爲盂爲惡器彼匠與陶適然成之方其未始形

過者審焉能預得其爲屋爲舟車爲樽爲薪爲瓦與盂若惡器邪命之于人之視物吾又何以得其貿祿約窮者邪且命人爲之乎果天爲之邪假人爲之憎約窮弃貿祿均其力所至工奚分焉必天爲之其幽眇微遠度終不可得測昔者孔子有說矣其繫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彌子瑕能致衞卿孔子曰有命孔子明其不可測故常罕言矣計約窮貿祿之適來者邪微論終不可測假工誠神得其貿祿諸者必喜以愉得其約窮席者必愁以悲其不能更吾悲愁以爲喜愉也假猶能更吾悲愁以化乎喜愉誠未可祈工

術易孔子說若然子何卜為三代始盛士修其躬治其家賢能授官升才于朝甿農勤功商工賈服其世囮或間是說者自夫賢不必賢不肖不必賤智不必享愚庸不必困術夫瞽師因得持其妄倖而乘之以誕謾乎世苟少明其陋雖誠不必學于孔子猶將斷斷無所移惑惟婦人豎子臧獲賈販悅貴祿懼約窮謂術夫瞽師足以命己也鬼神尊其言羣相告其名夫何惟而貫戶婦人豎子非能知有孔子者也臧獲賈販之無愈于婦人豎子也士衣冠稱名非孔氏書不得進苟言不由孔子于道也羣罪為畔孔子進以

禮退以義獨攘攘乎悅賚祿而懼約窮吾又安禁術夫瞽師之言之不尚于孔子者邪

守說

禮之視而恥辱焉以守乎士宜也士之不能守辱之不能恥奴隸厮養之賤得起與士相持接不復知其亂然則何士之有哉今世舉于鄉與第進士謁舉之者之門其門焉者視為利而以謁市公相循舉之者與所舉者亦視若宜而無所怪公相循一人不然非譏其吝于予卽議為不知所德盡棄喪其守而禮輕于世久矣獨許君者一反所為雖遭訕怒行之甚堅

夫非義勿與感恩無所于私非恪也介之守而古自持也君豈俛焉舉者次當得仕吾聞大吏之門僕豎眈眈巖巖蔑令長而取致其利覬謁舉之者辱添甚不肖甘焉能守是以往無或變屈行焉盡其餘當官之節不患其或失矣

釋陳秀才疑夢說

彼聖人者何如哉窮以事而無勿知攷之以理而無所于惑若是止矣窮與惑者之不必非聖人聖人于時且不敢自謂果無窮與惑乃歎理之誠少足據事尢不可知也顏跖之富天既謌乎世首陽餓夷千駟

祿冐進之忠者戮直者蹶愚者夏屋才者寒谷不肖
易穴持印會肉凶吉而逆惠易詩書所稱如瞽語目
進之砂礫爲金玉鴟梟爲鳳凰星隕而后日月至神
而或倉其明又進之何狗而冠牛何人鳴豕乃立嘑
狐狸晝雄荒荒昏昏古云自今曉不愕焉抑曉用若
事也聖人而九神無若黃帝孔子列禦寇言嘗推爲
知之黃帝孔子之不能知也乎有以識其猶士師然
且夢寐虛假可掌而占雖至觭噩巫陽在焉若夫噩
噩泯泯鬼未能審顛倒紛迷曷知其誰福祿所集與
惡爲比賢者倀倀害嗹厥履嫫母刁父文章襹褷[illegible]

以易常變不得止不瞑而寢寤訖未已不然之然詎獨厥理然則黃帝窮孔父藏何況屈原之徒問焉不聞易歌而哭或薦于予曰若子所言皆夢也吾與若居天地中視天爲夢覺天方夢夢烏知予所云非天之夢至傎且極而因有是耶善占夢者說與人事反故夢泣得飲夢杖得肉夢棺而仕夢糞獲資予亦知夫王公之貴南面之樂皆僕夫所假者乎盍常視天夢與否而求其所反其事與理宜有若然然則知之而無所藏庸必聖人矣哉子善其言從而志之會力夫陳君來京師相見出囊中繪圖說有所云疑夢者

喜得發或者之旨乃書以貽力夫使有所解焉

王大夫述

甲辰二月予自杭以舟而東有上虞人亦載者狀甚遽叩之乃對曰吾大夫王君卒次歸喪京師吾將從邑人祖焉語終慼然于是詢之曰予之君亦奚政之惠于若士乎訟息乎獄罄乎刑不施乎盜賊徙去乎利興而害剔而教化徧洽乎則默然哂遲然應曰否否然則子之情如喪親愛而不能已其若何曰吾大夫爲治訟卽不息而聽以平獄卽不罄無濫且有卹也刑不得不施而慎又從其省者盜賊或閒發擒于

庭治而諭勸之時時悛吏胥不得奸武猾不得暴催科無有迫當事無有惑是盡心于民彼利之子而害之去教之行而化之及果令一人責卵吾固好游今天下劃省大小十五嘗以至焉郡百數十州邑幾二千守長廉恵未數聞其貪黷殘掊接壤聯境符出一孔求吾大夫之政以賢于盜祿血國豈不謂遠哉如必子之所云古吏之良也于今其竅獲焉于閭而喟然夫三代而上非賢且仁者無以涖官故其政均而民不知所頌三代之下所以為治者既衰若兩漢循吏猶多以養民導俗為務後世益媮遝學術乖訛要

重者雖玷位無罪善諂賂者而牟賊曰才是以民誹不服具瞻而嘻若王大夫于虞非有異施家感人說已懼若來者之難似然孟子曰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其信然乎吁

伐石志

越山石多而採習百村資焉宮室之基礎與梁之搆道路之布甃磴杵日鐘氏之砌具居師之權杠封櫛之合皆取給工以需之博也將盡山伐之其始發鑿十百儔登巔東西覗相厥勝脈剝土之膚于外者乘其燥氣輸水激之已則瑚豐然後環巨鑿揭勇擊焉

塊而材竅或値大堅不可猝伐橫崖植椓腰絙懸撞之崩岸削絕下臨洞黑生活乎中者縛系木爲雲梯援數十仞猿猱臂聯力坿惴升或繫脫階絕翟飛鳥墮骨無完收伐之久門戶呀豁漸入愈深中空室堂傾穿與竅龜行狐蹲吹炬擊敲石時傾斫犂臨于內或石盡底通冒洪溺漂歲亦者數焉予游于山閒憫其險劬試慰之曰若拮据乎是切或僨與工人顚然太息曰豈謂斯役之不吾困邪吾始爲農佃田耕之計莘卒飽比歲登收者繹至飲食舟車之畢償算贏穀無多矣設穰餘二三月會謀貸補餓罔貧波芸矣

歉卽賣質子矣叟視吾里之農者或銍甫釋而釜空于家矣所以炙烈暑風沍冬犯虺蜴鬭虎豹雜倀鬼乾汗涸嘘腫裂肩骭而來役此庶幾羅傷坎博入不皴得日食各躬且饘其家自須之歲海汐大潰入漂其捍隄官出符築之籍吾名于府旅往工遂禁民買併爲致傭苟私有貨爭輒降重罰以故利絕乎百需而費之磬于呼者僅屬不翕也若估價視常減十一發金于藩吏乾沒十一經縣郡吏復肰持以械吾徒値既不足又科責侈亘倍衆力加日時愈適就困肰以成之不效亟也時北于廷稟創以趨罷雨雪奔道

路病不得休吾茲役也三年矣痛孺婦之瘠弗追及黍逃視者勢使焉假無向擾而仍吾初吾或太守令尹䘏其罷而薄塈之吾雖瘏手瘃足猶私循以甘而孱惜憊于吾躬者邪曰然則子盍返諸農雖蘖食庶少逸乎曰繇既不得脫且吾嘗以工追偪吏狀覬催斂于鄉者迫猝甚焉吁可悲哉吾徒以其勞也恫工之言推農之事是蒸蒸之不困也鮮愚夫養人者焉

司衡君傳

衡于物爲用也博有君子之道焉余徧覽稗史古今滑稽之流其于食飲器幣昆豸艸木

而假文辭者略徧獨少及之者試列其事以

爲傳云

司衡君衡程者秦氏人也其先有事秦皇帝爲治書御史始皇勤嚴政事令捧后侍左右受涉獄市文奏必使聀輕重至與后等不然不輒休始皇嘗退而笑曰侍史實佐予無何燕客慶卿來獻督亢因以刦秦皇秦庭大驚擾亂御史君亦喑仆柱下頃之事定恍咤曰秦法羣臣不得持寸鐵上殿而吾實綰大椎廁楹楯間不急取撲賊而負無且獨以其藥囊爲功因遁去潛以術導陳平平方困賤爲社宰謹奏敎人咸

悅服之由此名大起以至漢相彤亦不能竟其術也漢定天下無意修禹和鈞周武王權量法度之政君知其不可遂隱化勿復見而其子孫多遯居市井與駔儈者游閒亦有顯者至君蓋數十世矣君始震數有徵太史占之吉繇曰黃鐘之宮侖祭始朔日紀月次與時偕行稱物平施天显煌煌利以順動不利于藏既有狀頎瘠而黔白志若鱗甲者千百纍皆腋父老竊相謂曰昔劉季左股七十二黑子而應帝王而其祥如此庸知其既乎君性沈默不言嘗有乎天下之志顧不肯苟求用人以事相與或就請君君舉

數示之皆意得釋然退無復軒輊爭君所交游唯與鈞州權氏稱最善起臥居處不少離常曰世非子不能用我亦舍我無所用于沛公于何圖若左右手者也其相愛信如此以故權氏猶君亦見重于世世以權雖椎魯少文不如君而厚重過之其後竟以功受封邑于鍾衆因以稱云君始仕小官金粟鹽鐵瑣碎之司無不歷凡所定法咸奉以爲準尢無少乾沒持身潔然若未嘗親其事者時宋景嘉元年求賢良士閻君名徵入拜司衛卿詔曰朕唯保衛側邇从宂巫準之任願有寄也然帝方恣虐屢毆賤宗室嘗以湘

東王彧體[illegible]碩號之爲豬王他[illegible]君入朝遲[illegible]鈴[illegible]
印立殿廷側帝命左右持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
及或竹籠而盛之顧付君以爲樂笑君諫止之不可
因遂發憤頭搶地踊及靈胴抗言曰陛下貴爲天子
而弄諸父爲戲何如主乎臣卽荷提挈亦執法持平
以事上餘非所知也時帝驕甚諸公無敢諫縣見君
若是爭叱呵或挾持使謝君愈彊怒罵曰若曹徇曲
無能斥斥銖兩繩人主而顧擠君直乎因絕其冠纓
頓或于地上大怒席出將斫折之久乃獲免君既放
歸不自悔偏游人家或混跡列肆已而歎曰楊惲所

謂汙辱之處也雖然三人之司必有聽辨吾若平其政不謀其利亦何愧于身哉于是徧召其族人而戒之曰昔吾祖稱嘗仕蜀以均平公正顯名當代諸葛孔明尤尊禮之嘗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重輕吾父兄子弟篤守其道以是爲宰相天下可運諸掌以是爲廷尉當平反無冤民以此稱進人士大小不遺而皆當其用以此爲郡守則廉平最世世萬子孫幸無變也苟易其數而從人取予則非衡氏之風矣第與莊周之徒燊不協肆意侮君至欲相摧折君不爲動而學浮屠者厰往往援君謂契乎方等之說也君

大宗曰剛氏材能任重大然非人肩負而薦升之尤不易用而其族遠孫曰戈星者性輕僈形質眇小特多並于人人或出入必與偕君聞之笑曰吾有功于民甚大嘗依戶牖間是小有才脫刀鋸之餘幸免銷骨之慘獨美宮室以居據金刀之資司支庋出內之任猶饑侏儒飽又何怪邪然出沒裩袖人得狎褻如倖夫弄兒甯足論乎其居天平郡者亦與君爲同姓不可小事試當大議論必重叩之人爲理其平然君雖衰道自以爲合于聖人之法而去古寖遠僞薄者視君爲少能不足任用其子弟又見奉其法之難合

平人也而時方盛尙桑孔宇文王鉷之術于是稍盡
變去專務出入多少迎媚人由此君益衰未幾老且
病痣之環于背者半銷滅類瘢孔然或戲之曰神龜
七十二鑽而智未盡也今君鑽愈多然計數亦愈耄
矣而其友權氏亦厭苦君不識通變旋引去與其俗
之善俯仰者游君廢然卒其後有稱者曉治歷常閉
閤室中置炭驗輕重推陰陽修歷者以爲候河隄謁
者以善占驗歲使視黃流準其縮盈任唐神龍中嘗
副將忝上官氏第文章号亡稱旨槃與梁公姚崇善
其把氛鉤謂之曰語云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爲公

侯欲使子爲曲則曲不可爲欲子爲直者司衡君固
不用矣稱默不應崇以爲有先世風于是作箴貽之
太史公曰衡氏受姓最古在舜巡狩時合四姓侯召
見考校所謂律度量衡者也後嗣勃興超乎物爭昧
埶拘古卒廢無迕順時抑揚與爲嬰兒要之識時務
者乃爲俊傑哉

淳于先生謂齊王

齊大饑三年不禾吏習王之憒閭也詭爲穰歲明年
淄濰東洪濟濫其西河蕩洛交溢大貟齊民呵大夫
迫于怨始半而人之滑王慚無能隱以使者饋往粟

卹焉淳于先生謂湣王曰王無卹矣王曰國裁勿卹可乎先生曰王將以振人乎抑以振鬼也王曰何也曰振于人焉則勿及矣振于鬼焉則勿倉矣玆臣願王之勿卹也湣王大怒曰寡人曰恩齊民誠若不及今先生議休之是不仁責寡人苟無說且將以鬼事先生淳于髡仰而笑指而稱曰王不聞東郭氏之牧乎受命主君來嘗飼焉曰操箠以責其息牛羊盡于野犬彘空于牢而牧蒙上賞後雖謚之矜呼之秣皮胃之肆于鞄鞹鋸錯中者不能驅而亂矣齊民飢者幾時也竄溝壑拄戶巷十九而殣王吏又羣捲之責

其穰賦嘗此之時民惛王之吏切齕薄骨然其亾者亾必者必未敢起殺吏以逆王意則亦王順孫孝子也且王非不聞重耆吏掩而利其穰賦也人有恪貴者子方疾諱而任之容曰公奚不療之對曰療將失貴子必之不療也貴則益矣然而後亦孤矣故愛子而忍貴貴可復愛貴而忍子禍其疾必而振之子安飽之臣見王之飽必予也非徒哺不及又有以收其餒此臣之所謂振鬼者也

設周馬正語

周太僕爲王料馬將隳其齒之長者休之而益以芻

賦曰是方多兵馬匹進說曰臣始掌王牧固見夫騳者駤者瘠者騂者蹶而尵隤者計其奔汗之費而掤之長也日王冬狩駒未盛息不備御數卽羌而充之莫不哀嘶首抑若負疲老不可復責竭力他日校人秣芻豆少之輒怒而鳴又自謂盜驪騄駬天子之駿空倉重食且田獵安事也非有行陣之勞傷死之患不中騶馭偶已如此向馳革車托戰鬭而僨吾轅者久矣然其小馬者師其老馬者馬馬相循唯牝而是攻唯圉而是踶唯藁而是甘食乎官愈多而一不可用是酣生戲于廷而役死骨于國也將吾馬攻毋能

或修以致此患太僕曰然則如何曰去其害馬者而已矣夫馬之害馬小人之害馬也病乃紋吾受其失

通其志氣調其撲網其惡時施其振敎雖駑駘之弱騏驎騠驪焉而可同功周人不能用後日益微宣王立始修其法而東都乃績詩人爲之歌車攻

刻田單將軍碑陰

方將軍走安平鐵籠全宗人時意志固已遠矣由是收即墨之餘保東海之上拒燕師之彊敗樂生之惑使州木見其君主山川復其姓氏甯不謂爲天下豪

或曰功成之後隱身以退若范蠡蔡澤豈非遠歟何

至命懸于九子德成于貫珠齊國新復襄王未賢四鄰交犄敵怨莫解故身留相齊以固夏興之勢免冠徒跣以釋震主之謗齊有將軍古社稷臣也又誰能少之然使滑或有道燕師不興臨淄營耶無有警鑾將軍且與孫條者朽沒即一旦富貴而入視之亦何異其市棵時也身能揚全齊之功光千秋之名撰曰

士有不用適如處女投機之會虎嘯鶚舉彊燕在掘以齊非懼一朝成勝千載甚武廟圮臺荒山怀樹古海雲朝上風松夜鼓舊壘仍存遺營可覩靈颯颯來將軍之宇

敘柳氏僮

遜柳氏者嘗尉蜀券蜀兒弟三人爲僮曰大曰二五皆呼爲兒後罷攜之歸任勤苦事瑣細罔不盡于柳柳遇之暴不怨也鄉人多憎柳者導使亾僮曰翁爲父吾固猶子也見子奉父未見逃父者則以告二五咸若兄言數年柳亦子盡貧先喪伯仲季與兩婺日求分粥售所居宅僮進叩頭曰主何析也是舍甚完翁固買遺子孫亦未幾而安他人是大恫翁靈也且主東西庇人宇終不適而婺尤非便繊悳朝夕者兒帥二五佃田力生穀傭以供漁販以給終不敢貳其

柰何自弛因遂沸泣季與兩孥皆感動乃不復分或
曰僮爲義以名博者歟季非有骨肉親不可解撇且
翁酷之久孰無難焉而願盡于柳信夫孔子曰甯武
子其愚不可及也彼忠爲臣者蒙患圖社稷罔身是
計而奚他利焉春秌之法善善欲長推物于厚也聞
善而疑者絜己以薄也僮誠名吾猶將義之況魯而
載以惆者歟彼名之疑者吾又烏知其所信于實者
何等耶其或未學于春秌者耶而謂天下之果難于
善而忠信之行之皆出于非其性耶僮今且四十餘
三五力尤壯時出入鄽市予竝識之

鄧邛亭考

水經注汾水西逕鄧邛北故漢之方澤也賈逵云漢法三年祭地汾陰方澤澤中有方邛故謂之方澤邛即鄧也宋祥符四年眞宗祀后土禮成登鄈邛亭以望河汾古鄈邛在汾脽之東漢舊儀云脽上一曰葵上顏師古曰地本名鄈音與葵同彼鄉人呼葵如誰因轉作脽目鄧邛水經注獨作鄧以爲許愼說文稱從邑登聲則所舉之異隋陸法言廣韻亦爲鄈同漢儀師古之說也

湯陵考

古之記湯陵者凡三皇覽云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括地志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又云洛州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冢近桐宮括地志又云雍州三原縣有湯陵湯臺三原湯冢蓋西戎之君號亳王者可置勿論若薄城北郭則杜征南云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所言與括地志同後漢郡國志近然湯城故關伯墟虞有桐地有桐亭與蒙薄地至近然湯冢在薄宜矣漢劉子政諫起昌陵歷指堯禹所藏至于舜湯則以爲無葬處宋羅長源始疑其說然長源引聖賢塚冢

記謂湯冢自後魏天賜中兆于河乃斆子政于言不苟于九惟長源之陋而闇于識也夫子政之學無所不達假湯冢有在亳勿知者且不獨子政昔墨子論節葬稱堯穀林舜南紀禹會稽亦不及湯是可知湯之葬古失其傳昧其地在戰國時已然而子政之云無處誠有由然矣顧自魏晉以來謂湯或在濟陰或在蒙薄或在偃師雖與子政不同特以湯所常都處言之郎不必果然庶幾于理猶近至隋文之世乃獨祀湯于汾陰則傳記所勿聞前儒所未說用其不經事誠大戾唐知其非故去汾陰而特祀湯于偃師以

爲湯遷于是也至宋不能守唐之是而用隋之非還于汾陰夏立祠廟後世因之遂成故事習勿知考于是湯陵乃竟在此矣予竊謂其必不然者有四昔堯之始國封在唐及爲天子乃入都晉故後世唐縣唐山得有堯跡若湯先世雖曰屢遷然相土居商邱上甲居鄴而湯居亳史記言湯從先王居謂帝嚳都亳湯自商邱而亳故曰從先王即後世言南北景亳亳蓋有三要皆在河南未嘗畧及西河之遠則跡所勿居于陵何有是其不足信者一也舜崩蒼梧禹崩會稽竝以巡狩所至故今粵西浙東得有二冢若啟追

無巡狩之文汾陰非巡狩之地何有崩且葬乎是其不足信者二也謂湯都垣曲乎故陵在是然觀周漢帝王並都關中其所葬處皆在百里內遠不過二縣今自垣曲至滎河且五百里而殷家尚質亦無有越都畿而遠葬之事況垣曲又實非都乎而葬安由至此是其不足信者三也自古天子巡狩所經其地有先世帝王陵廟必告而祭焉故秦始皇上會稽則祭大禹漢武帝至江南則望祀大舜唐元宗將東巡則遣宋璟魏知古蘇頲于平陽祀堯蒲坂祀舜安邑祀禹汾陰之近也而不及湯即漢之武宣光武及唐明

皇帝又嘗至汾陰矣然祀終不及湯夫非知湯之不在是而無用祀乎以此論之是其無足信者四也或曰汾陰故有殷湯城使湯不于此城何以名則不知汾陰之城魏文侯所築無與于湯括地志云汾陰城俗名殷湯城以其稱之無稽故特謂之爲俗名且古固多有以人之姓名稱其城者若漢時趙信所居卽呼爲趙信城蜀有張儀所築卽呼爲張儀城又古多有姓名同于前代帝王聖賢者如陳王博士孔甲則無殊夏后高祖功臣周昌則直似姬文安知秦漢之世不有殷湯其人者居此因以號其城乎而欲引以

所于湯誣不戳耶或又曰然則路史所引城冢記湯冢亡後魏時淪圮爲張恩發之于河則果不足以信歟曰是正吾所欲辨者記言湯冢圮于後魏中夫使冢果在是則未圮之先人應共知宜蚤著于世何絕不聞必使圮而後知其爲湯冢是說之謬也記言冢銘二千年困于恩夭銘起後世湯時無是且傳記所言不逮其子佳城鬱鬱皆以爲銘出于壙則好說尚異者僞爲之耳秦始皇欲發孔子墓覩銘而止亦出說矣豈湯伊尹以聖人而同術者爲推測又說之悖也則常求之水經注矣以道元之奇于事無不采況

身當北魏之世使湯果有陵陵果圮明都果爲恩頭必詳記之乃其于皮氏汾陰不過曰耿祖乙而已鄭邛漢方澤而已介山而已雕邛而已絕無所謂湯冢者圮而蹇者然後言知城冢記小說者流語盡荒唐而長源據之以議湯冢之以沒是其陋誠何如若乃舊志謂元癸未歲渝于河以石柩遷葬東岸夫旣言淪尚何有柩之可遷且桓司馬爲石槨孔子曰亦欲速朽湯陷與桓司馬同其侈哉而爲石柩乎是以飾言湯冢之所爲臨亢出于長源下者或以史記秦甯公二年伐湯杜湯杜亦號亳王與秦戰不勝奔戎所

謂汾陰湯陵者疑卽湯杜亳王者是或又以湯之子
孫有封國者亦號爲湯是皆古所未詳特尋皇覽所
言與括地所志冡不在此亦甚明白惟偃師薄城冡
尙有二則猶其疑于此益歟子政謂無葬處其學廣
識達所論獨偉矣明初求帝王陵寢禮官不能辨徒
循宋元之跡而舉之其尤失者至以宇文氏所立之
元寶炬當北魏孝文帝夫孝文初稚其太后于永固
陵後此洛陽乃自壽陵于瀍西南伐道殂歸葬于是
此史籍所載可得稽考尙乃不知況湯陵也哉又近
世聞喜縣亦言有湯陵李汝寬頗辨其失其言曰據

劉向則湯陵所在不可知據尚書注雖知桐爲湯陵之所在不可知據文獻通考及喬宇等所言雖直指滎河而猶未盡信也嗚呼若汝寬者庶其知言者歟

論周尺

案諸儒因不明周尺之義遂致紛紜徒作算博士穢意所謂周尺非指周代之尺而言周者盡也凡尺之用盡于十至十則爲丈而非尺矣此言古今丈田之不同丈田而于一丈之中盡十尺之數而去其三尺而以八尺爲步古之步田則然故曰古者以八尺爲步今于一丈之中盡十尺之數而去其三尺六寸而

以六尺四寸爲步故曰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細究之義自灼然不然何不曰周以八尺爲步而云古者以周尺乎惟古今尺步實不同故明著其文曰八尺曰六尺四寸故知此周尺之周斷不指周時言之今則指漢時也然六尺爲步秊本謂是古法不知實自秦始司馬法所稱且置勿論商君在秦直前故知由鞅始商君治秦步過六尺者有罰步過六尺正謂步畝之數蓋鞅因古馬八尺爲步則步寬今去二尺以六尺爲步則田必有餘積其有餘則田數增多而賦稅加益此下令墾艸時阡陌經界幷盡變古八者

也惟田數增多故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兩古者則指周時且兼夏商言之耳夫天地之數生于一成于十律度量衡本自然之數故十寸爲尺一定不可易者惟蔡邕獨斷云夏以十三月爲正十寸爲尺律中太蔟商以十二月爲正九寸爲尺律中大呂周以十一月爲正八寸爲尺律中黃鍾後人據此遂以周尺果八寸殆恐不然古人用尺無不以十寸爲定者說苑云度量權衡以粟生一粟爲一分十分爲寸積十爲尺漢志云度者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黍度之一黍爲一分十分爲寸十

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此其明証哉自黃帝至三代漢唐無不以十寸爲一尺虞書同律度量衡正恐其于十寸之正或有長短不齊故必同之武王滅紂即謹權量猶舜之同律度何得言周尺十寸而殷周遞減其數豈理也哉又考周時尺與漢晉時尺短長正同汲冢得古周時玉律即玉尺也荀勖揆校比今尺長四分半後始平掘地又得古銅尺亦然則知周亦不以八寸爲尺明矣如蔡邕言周以十一月爲正律中黃鍾則黃鍾九數周且當依九數以九寸爲尺何取于八謚知其不足信也

辨萬泉榮河爲古冀耿地

予作地表以今萬泉榮河定爲春秋冀耿二國地據後漢志河東皮氏有耿鄉冀亭晉獻公滅耿杜征南注云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地記又曰皮氏縣汾水南是故耿國也春秋冀伐虞杜注云冀國名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自後言地輿者以今河津爲漢皮氏縣即古耿國至于冀則無有及者是甚不明于封疆之制古今地理之紀而徒以後世之縣域畫前代之封疆無怪說多疏而千載以上昭然可見者就歸泯沒也請得詳指之水經注云汾水又西逕清原

城北故清陽亭城北北有清原晉作三軍處也汾水又逕冀亭南京相璠曰河東皮氏縣有冀亭古冀國之都也汾水又西與華水合又西逕稷山北山在水南可四十里許山上有稷祠下有稷亭西去介山一十五里汾水又西逕鄧邱北邱在介山北即汾山也高可十餘里山上有廟側有靈泉祠祭之日周而不耗今據葛泉志介山在縣南二里上有神祠介山東十五里有稷王山上有稷廟與道元之注古今正同蓋漢時無稷山縣而後漢志聞喜邑有稷山亭自冀亭之南漢皮氏與聞喜分縣界而稷山延連甚大東西

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其東南爲聞喜其西北爲皮氏今之稷山縣隋析聞喜所置自是漢之所爲稷山亭者不屬聞喜而唐又割安邑龍門稷山諸縣地置萬泉縣今考萬泉東北去稷山不過三十里萬泉北至河津僅二十里西北至河津亦僅二十五里以是求之則不獨河津爲皮氏即稷山萬泉雖謂古屬皮氏猶可焉而所謂冀亭在皮氏東北者正今稷山河津兩邑之交春秋諸國大者數圻次亦百里計冀當時能再興師伐虞入顛軨之坂類非弱小即以百里準之地亦不盡一縣況皮氏有冀復有耿同在一時難

爲二國而自今河津北爲甯鄉縣則北屈所居也其東爲絳爲聞喜又晉所有也東北之地既非冀城則于其西南爲之封畛而萬泉屬在至近以爲冀地夫復何疑彼云在皮氏東北特其國都耳至于疆土大小近遠之所在恐未得以一亭障也且言耿國者既云在皮氏東南則就河津論之東南至萬泉不過四十里南與西南至滎河亦不過三十餘里其東北既有冀則亦不能不于西南而立壤土亭則今滎河之安亦爲耿地者又何所疑彼云耿鄉在皮氏東南者亦特言其所都耳是蓋度以地形省于事理參之以

封建通之以古今雖載籍有勿詳前議有未及直可取淺而無惑焉不然春秋之初魏國未及分晉且未之并記國名者無他小侯今二縣地耿冀之屬將虛焉而無託哉

辨耿非祖乙所遷

余既辨少康綸邑之非且謂榮河宜故耿國地若祖乙之耿猶少康之綸也已稍見說于地表顧尚有所未盡書盤庚不常厥邑于今五遷蓋殷家國邑屢徙路史自契至湯八遷盤庚五遷然路史知辨五遷俱出盤庚之爲妄亂乃猶以龍門故皮氏縣東耿鄉城

是祖乙所居則仍蔽于舊誤而不能通據漢書地理志皮氏注耿鄉故耿國晉獻公滅之以賜大夫趙夙後十世獻侯徙中年其言耿可為詳矣然初不及祖乙竹書紀年祖乙勝遷于庇沃甲祖丁因居之紀年所載雖與太史公為邢者不同然亦終不言耿且太史公篤學好古生于龍門去耿至近而漢距古未遠使祖乙果嘗居此安有不孰聞之顧于殷本紀必曰祖乙遷于邢而不以耿哉耿之云然徒見書序前世達識通人多疑書序出于偽作義理淺俗殆未足信唯博士授書守而尊之後作疏者遂謂耿是反識還

邢之言乃子長自爲說亦已陋矣且書最初時爲之傳者則孔安國後注書者則鄭康成乃孔鄭亦但依序言祖乙遷耿未嘗實指耿爲何地其曲爲之說者又謂古邢與耿通太史之邢即皮氏之耿是又無稽之甚者也考邢在春秋爲邢侯國秦屬邯鄲郡石勒所謂襄國者今順德之南彰德之北乃其故墟昔者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並今彰德衛輝閒地惟囂近相故亶甲得以就其近而遷焉唯德相近邢故乙亦得以就其近而遷焉又竹書之庇地即爲邸亦在沬邢接壤邢鄰合以求之祖乙所遷定不越是皇甫謐

謂耿在河北迫近山川王肅謂祖乙至盤庚五世邑居墊隘水泉瀉鹵鄭康成謂民居耿久奢淫成俗以今論之邢鄴之閒北太行南漳洹大河經流則山川迫近之徵矣史起之時漳尤爲患始洩而渠之以溉則墊隘瀉鹵之驗矣魏俗儉嗇褊急至今如之民雖久居俗自難變惟河北厥土沃饒樂風靡蕩其習易成則民俗奢淫之效矣凡此諸端竝居明耿之非證邢之是世有好僞者亦指今垣曲爲湯都夫湯居洛陽偃師去垣甚近然且實未嘗遷而都此況邢邸在洛陽東北不但數百里彼祖乙者亦奚爲不憚險阻

必遠去先王而來耿哉知湯不居坦卽知乙不居耿彼酈元之徒唯事好奇于注水經輒復道之昧勿審焉故著其說以坿于地志俾與少康之綸同正其失也

石笥山房文集卷五終